

自序 神话(1) 抽象与具象(5) 身体与控制(11)
时间六像(20) 落叶缤纷的事件(40) 秩序是(46)
边非缘(52) 垂直学校(60) 文学将杀死建筑(62)

文学将杀死建筑

(建筑、装置、文学、电影)

董豫赣 著

人类的穹隆(70) 为什么纪念高迪(79) 包豪斯的理念(86) 勒·柯布西耶(94) 大师与中国(102)
白色住宅与玻璃住宅(108) 境心相遇(112) 触类旁通(118) 文集人名中英文对照表(127)



中国电力出版社
www.cepp.com.cn

10-85

3

2007

文学将杀死建筑

(建筑 装置 文学 电影)

董豫赣 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www.cepp.com.cn

该书由作者历年来在各类杂志上发表过的40余篇论文里挑选出的17篇组成(其中包含一篇未发表的论文),所有文章均以建筑学为核心,广泛地牵涉到文学、绘画、雕塑、电影等相关学科,适合建筑学及艺术类专业学生及建筑、文化、艺术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将杀死建筑:建筑、装置、文学、电影/董豫赣著.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
ISBN 978-7-5083-5116-2

I.文... II.董... III.建筑学—文集
IV.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00818号

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三里河路6号 100044 <http://www.cepp.com.cn>
责任编辑:王海林 特约编辑:林 鹰
责任印制:陈焊彬 责任校对:罗凤贤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0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mm×1092mm·1/16·8.5印张·171千字
定价:28.00元

敬告读者

本书封面贴有防伪标签,加热后中心图案消失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版权专有 翻印必究

本社购书热线电话(010-88386685)

自序

写书者对苛评者的揣测畏态以钟会为甚：

钟会新写一书，欲得嵇康评价，遂往嵇宅，怀揣新书，心惴其难，怀书不入，于户外掷书入宅，返身急走。

著书者久而评辩者亡的明证则要了一对挚友性命：

太叔广善辩而其友仲治善文，太叔广常于公共场合辩难仲治，仲治不能答，退以文章诘难太叔广，叔广亦不能答。后，太叔广自杀，而仲治饿亡。注者评叔广因辩无所记，而仲治因文多录而终胜。

以上两则故事都出自古老的《世说新语》。

但是，今日录入之便利连写书的这一牺牲重大的些小优势也泯灭了。那么，为什么写书在成书之前就成为问题。即便我用兴趣这一可疑的动机来诠释写的理由——就如同我的博士论文《动境·意境·化境——山水（诗）、水墨（画）、山林（园）》的成文那样——一旦可敬的编辑要将它出版的时刻，我还是踌躇重重。新书初成需要积久自估是一直犹豫的习惯，新书如春笋般的出版速度才是犹豫的真正理由，我没有太大动机要赶赴这场旷日持久的春雨。

犹豫久了，原本决断的自我把握却转变成对编辑持久联络的愧疚。

将陆续发表过的文字挑选一些集结成书似乎可以摆脱这双重困境：我所选择的这些文字多半经过自审的时间考验——我很少写应急的文章；我选择其中一篇文章那颇显古怪的标题《文学将杀死建筑》作为集子的标题或能保证一定的印数——这或者能让编辑在将来不会过于失望。但是，对此我也并没完全把握。我惟一的经验不过是第一本书《极少主义》在出版半年之后就颇为意外地被重印了一次，既然多数反馈的消息是没读懂，它被重印的可能原因之一就可能是它具有一个当时相当热门的标题，还有一个原因或者就是那本书的标题下所累赘的一个不短的附标题——绘画、雕塑、文学、建筑，它原本是用来表示那本书所涉及的范围，我猜，恰恰是它将那些分布广泛的零星读者汇聚起来，导致了那次重印。

那么，我为这本自选集《文学将杀死建筑》所添加的副标题——建筑、装置、文学、电影——的真正原因，在面对编辑时反而难以启齿解释，但她居然不加怀疑地接受了。现在，我倒可以坦然地稍加解释：

录入的17篇文章多半确实是在建筑与艺术的范围内展开——这是我一向的阵地，而真正讨论电影与小说的文章实际上只有两篇。假如从Tati的电影《Play Time》所展开的长文《时间六像》还有一条始终围绕着建筑的生产与消费的潜在线索，而那篇

题为“落叶缤纷的事件”的小说评论里所隐藏的一点野心——我试图通过新小说对关于“事件”的描写问题牵连出建筑学关于空间的“同时性”的时间问题——连一位多年来一直信赖我的另一杂志编辑也没看出来，她以“并非关于建筑主题”的理由将它退了回来，这也是本文收录的论文中惟一没有发表过的文章。

目 录

自序

神话	1
抽象与具象	5
身体与控制	11
时间六像	20
落叶缤纷的事件	40
秩序是	46
边非缘	52
垂直学校	60
文学将杀死建筑	62
人类的穹隆	70
为什么纪念高迪	79
包豪斯的理念	86
勒·柯布西耶	94
大师与中国	102
白色住宅与玻璃住宅	108
境心相遇	112
触类旁通	118
文集人名中英文对照表	127

神 话

当赫拉/雅典娜/阿弗洛狄忒各自允诺金苹果的持有者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为最伟大的君主/做最勇敢的战士/娶最美的女子时，已使帕里斯对美的评判不但诱惑了也主观了。悖论在于，帕里斯为“娶最美的女子为妻”所诱而将阿弗洛狄忒判为最美的女人——金苹果的归属者，他本应得到她的允诺：将阿弗洛狄忒本人许配给他——既然他已判断了而她又允诺过……

问题似乎可以中途提出：

为什么权力的赫拉/武功的尤其智慧的雅典娜/美的阿弗洛狄忒分别地丧失对美的评价能力？

赫拉/关于权力

本瑟姆并非建筑师，但设计过一座圆形监狱。

他颠倒了——囚犯被置于黑暗地窖中而管理者在光明的监视室里——这一传统监狱模式。在这座监狱中，单个囚室构成外圆周环，并向心于中心一座监视塔，光线从天窗和囚室外侧分别照亮囚室两端，而中心塔则永处于黑暗之中（图1、图2）。正是光明与黑暗的处境颠倒，18世纪末的本瑟姆基于权力方法论将它称之为“哥伦布之蛋”，因为它卵示了一种监视与惩罚的雏形：囚犯被置于光明中永受监视，监视者褪隐到黑暗中不被察觉，甚至不必在场就实现了权力行使的自动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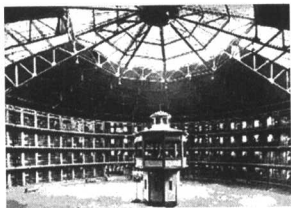


图1



图2

这只“哥伦布之蛋”经由两百年的冷敷热孵终于在福柯那里，敷孵出一只怪诞的“权力之眼”。与本瑟姆一样，福柯也不清楚，当上帝缺席之后：

谁应实施权力（本瑟姆语）？

谁在替我们作决定（福柯语）？

谁应攀上权力之塔进行判断？

宋太祖也不是建筑师，在缺乏宗教的国土上，他原本最有资格登上边沁那座中心塔实施天子/人皇的双重权力。

岳柯的《桎史》说明太祖在此作为建筑师的权力并不完全。

宋太祖基于战争角度曾为汴京勾勒过一张“曲而宛如蚓蛰”的外城图样，正是美的问题致使它经由一批耆老相传之后，回到太祖手中俨然又复归《考工记》里方矩中礼的模样。

“上览而怒，自取笔涂之，命以幅纸作大圈，纡曲从斜，旁注云：依此修筑。”

军事上的牢固终于敌不过形式美的樊篱。神宗时，就病其不美屡欲改作，只是摄着余威。政和年间，蔡京揣度上意，终于复苏了这一曲城的方直模样。

“靖康胡马南牧，粘罕干离不扬鞭城下，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炮四隅，随方而击之，城既引直，一炮所望，一壁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

雅典娜/关于智慧

最早把前额与智慧关联的经验始于童年日复一日对那时墙上特例可以合法张贴的彩色印制品：马/恩/列/斯画像的幼稚演绎（图3~图6）。



图3



图4



图5



图6

我发现，马克思的额头比恩格斯露出得多且亮。依此可以类推到斯大林头上。我还发现四位导师的胡须遵循着相反的规律。有一段时期，我很为自己仅从四张特例的画像就一举推论出两则相关智慧与毛发的“头发长，见识短”，“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至少在民间被当成真理的谚语而自豪。

当第五张画像被置于四位导师正中，从四张画像得出的普遍性居然不适于第五张，这真让人沮丧。问题出在胡子。我只能不安地假定毛主席肯定是刮胡须的，不然必是五位导师中最长的。隐隐还是担心着胡须的被刮是否意味着智慧的丧失？反正曹操在割须逃命的事件中至少显示了情急的智慧。带着这样的问题重读《三国志》、《西游记》后，豁然开朗，一身轻松——原来智慧与胡须甚至额的光洁程度全无关系。推

论如下：智慧的化身孔明的胡须远不如关云长的长，而关云长的胡须也许与傲慢正比，就智慧而言连白面无须的赵云还不如……并且白脸比有须的更有智慧这一逆反命题也被猴王喝止；在这个不但头上有毛，嘴上有毛，甚至脸上都是毛的大圣面前，秃头秃嘴的唐僧简直就是白痴。

可是，这样一个白痴就如何成了大圣的权威呢？

权威就真的归属于那只可大可小的紧箍儿的持有者？

尽管后来我从“肤发之痛”的古语中找到头发（胡须）不过是皮肤的角质化这一科学解释，可是，如果毛发与智慧的关系不那么肯定，皮与智慧的关系也就含糊的很。

于是，智慧如何判断并标明自身就成问题。

阿弗洛狄忒 / 关于美

然而最美的女子竟不在三位：权力神 / 智慧神 / 美神之列，而是海伦，尽管海伦的美也可能仅在战争中才被判定，并被爱情渲染；尽管卢梭在《思想录》里就讽刺过一个女人脸上的天花就足以证伪爱情——但帕里斯王子就基于这样的渴望爱情，对美的判断无论如何都要引起纷争，无论判给谁，给了海伦，甚至不只纷争而成战争。

贡布里奇爵士道破了如今人尽皆知的引起纷争的天机：

“关于美，麻烦就麻烦在人们的审美标准有着天壤之别。”

因此，当罗兰·巴特满心敬仰地把普鲁斯特看作艺术的行家时，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里却漫不经心地如是说：

“相中狗屁眼，权当是玫瑰。”

唉，这样的玫瑰。

可见行家也有一隅之见，尤其是那类形成权威后的隅见，很容易蜕化成福柯的那只“权力之眼”，加上名利之眼，势利之眼……也还不能使它具有多视角的视野，最多只综合成单只复眼，丧失了基本对称的平衡能力。

柏拉图就假设过这种不对称的后果，他假借上帝威胁人类：如果人类不改正盲目狂妄的恶习，上帝将从人类身体上再劈上一刀。最报应的后果就是单眼的偏隅，只能原地绕圈儿，倘是只复眼，就还可能头晕——如王小波描述过的那只露出眼来拉磨绕圈的驴——还可能会跌跤。

帕里斯 / 关于玫瑰——为了爱情

《中国青年报》（1999.6.19）在“企业版”上以两版篇幅介绍了五梁液酒厂十里酒城，并标题为：“中国建筑艺术的瑰宝”，尽管有建筑行家的话语作证，尽管见过在标题“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展”下该城的“瓶楼”——一座将酒瓶放大到69米高（商

标俱全)的建筑,终因不善饮,难以陶醉,终难想象瑰宝是这样子酿成的(图7)。

我知道玫瑰可以大量栽培,不肯定瑰宝是否也可以,我也知道堪称中国建筑瑰宝的肯定不多,长城算是最大的一宗。



图7

秦始皇的筑长城也基于军事。

方士卢生受谴入海求不死药不成,遂生逃心,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因为愤怒,始皇迁怒于众儒,引燃了焚书坑儒的暴行;因为恐惧,不但谴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以伐匈奴,并开始了建筑史上最长的土方工程——长城的修筑。他的万事基业到底应了卢生的谶言,亡秦之胡并非胡人,而是二世胡亥。

而长城毕竟恩泽万世了。

后来的皇帝非但没将它付之规矩,并将这样一座“宛如虬蛭”的长城越修越长越坚固,于是,虬遂成了巨龙,继而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建筑的瑰宝。

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权力的权威/不是权威的智慧/不是权威的美/不是对虬对龙的意象;而是为着军事的坚固/防御的真实,才成就它今日辉煌的建筑瑰宝名声。

(注:本文原载于《今日先锋》第8辑, P42~47,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天津, 2000/1)

抽象与具象

——天子大酒店杂谈

题记：2001年11月15日，位于京郊的天子大酒店以其具象，在众多“奇、绝、新、最”的项目中，脱颖而出，被评为2001年度“大世界吉尼斯最佳项目奖”。

之一

抽象源于恐惧，我不知道沃林格说的恐惧对象指什么，是否是对具象的恐惧？

第一次远远看见天子大酒店时我这么理解可能误解了沃林格，当时已顾不上了。

那是初春，路边的各色树木光秃秃的了无春意，透过树枝，色彩斑斓栩栩如生的“福禄寿”在阳光下，隔着几排欧陆风建筑还能露出半个身子各怀笑意地要跨过建筑要逼过来（图1），天地良心，当时我不知道它们本身就是天子大酒店的建筑，我以为这肯定是艺术家兄弟们的玩笑，并且这玩笑也不高明。阴森森的恐惧之时，我祭起沃林格的知识来抵挡恐惧。而我知道，知识在这种具象又巨大的物质压迫下无能为力，并且正是近大远小的知识本身参与了对我的恐吓——它让我对它们巨大的程度在远距离的情况下已有了充分认识。

脑中迅速滑过一些相关艺术或建筑的知识，现实或神话的：杜尚最大的建筑野心就是找幢建筑签上名将它变为自己的作品，但好像没实现；隈研吾曾将一段爱奥尼柱头放大成建筑（图2），他后来批判过这一作品；那个将衣夹放大到10英尺的艺术家奥登堡与建筑师盖里合作了一件仿望远镜的建筑，但也仅限于具体的物体（图3、图4）；甚至我还想起孙悟空，那只天不怕地不怕的猴子被二郎神追逼得走投无路时恐怕也开始了恐惧，在恐惧中这只善变的猴子隐匿了具象，化身为抽象的庙宇建筑。



图1



图2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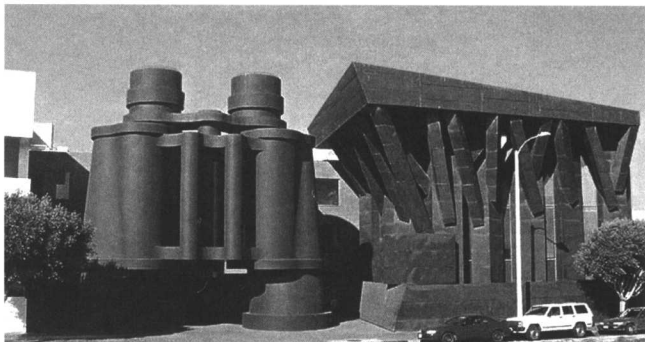


图 4

之二

我是在获悉该酒店以“幸福、进步、健康”等名目获得“吉尼斯最佳奖”的消息后，决定前往参观，以便近距离领会幸福、进步与健康并消除远距离带来的偏见。我是在进入它们的器官内，才意识到其间建造观念的巨大进步。为使抽象的建筑与具象的衣饰间找到一种困难的建造关系，它被迫或有意超前地一下子就把握了西方当前最先进的构造技术：

表皮。

彩色瓷砖饰面的衣饰表皮在室内现出混凝土模样，尽管糙了些，但不超过6公分厚度的技术让人叹为观止。只有拉开两层窗帘，透过套房内完全正常的方形窗，隔着几十公分的缝隙，才能一睹那层表皮的粗糙的混凝土质料（图5、图6）。被分割的圆形洞口作为衣饰透雕的图案，与里面的方窗对位或不对位地透进些暗淡的光线，然而这也未必，东边禄星衣饰上的云朵或许过于复杂，就没有开口，于是扯开一层又一层窗帘后显现的是意外而空白的墙。

意外处处有：意外局促的门厅，意外狭窄的走道，意外怪异的楼梯，这一切意外可能都源于那只寿桃具有总统套间的功能传说，这传说夸大了整个造型以及想象中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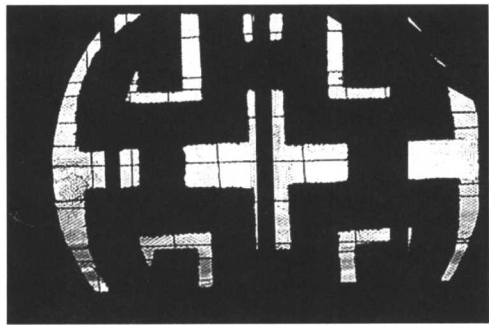


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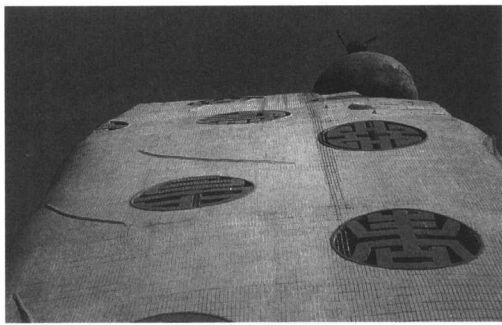


图 6

间的尺度。实际上，寿桃仅仅是套房的出挑部分，也就五六平米左右，因此寿桃上的两个小窗实际上和桃上的虫眼一般大小（图7）。真正的总统套房则占了整整一层，因为衣饰位于肩部的要求，这一层就没有一扇通风或采光的窗户。

也许是私密性要求，也许是旅游淡季，在我参观的几层楼里没看到任何客人入住的迹象，所以，即便总统套间里也充满了一股甲醛的味道，所以健康——那是为普通人考虑的普通人性问题。



图 7

之三

ABBS 罗列了对此建筑（雕塑？）的三种态度：咒骂、辩解、漠视。

前一种倾向的极端就是诱惑小布什入住总统套间然后通告拉登同志，然后呢？

庖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篇第十》）

孔子的境界毕竟不够现代，问人不问马只是人性的凸显，更重要的是要追究那焚去的马庖的民族性——从文化的破旧意义上它甚或超出了圆明园——可是如何就焚去了呢？

如今我们在幸福、进步、健康的旗帜下，终于可以重建“奇、绝、新、最”的奇观并获得世界性奖项。

早些年间俄罗斯大诗人茨薇塔耶娃在1934年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早就表达了对中国的偏爱：“我最喜欢的是中国人和黑人。”随后在她写给另一位更伟大的诗人里尔克的信中终于显露这“最爱的”山水来，乃是基于：“中国人、日本人、黑人……非常遥远，或曰非常不开化。”这或许就是鲁迅先生所憎恨的把中国当成落后博物馆来喜爱的那一类人，鲁迅似乎说过要诅咒的。

可诅咒是要冒风险的。

当时艾菲尔铁塔的建造情况就是：咒骂多于颂扬。那时很多人对此深恶痛绝，最著名的语录好像是莫泊桑的，大意是说，在巴黎他最喜欢呆的地方就是铁塔下面，理

由是整个巴黎只有这里才看不到铁塔（图8）。如今这曾被咒骂鄙视的铁塔成了巴黎进步的象征与标志。虽然这也不意味着——被咒骂过的将来就必定成为进步的标志，可是诅咒确实要冒阻碍进步甚至阻碍美学的危险。

杜尚在80年前无所畏惧地将一个小便壶签上“喷泉”的名目（图9），以考验并讽刺当时美学经典而成为经典。几十年后一位中国艺术家到了纽约看见这件作品，就有了将它从艺术的无用性里拯救出来并还原它实用性的愿望：

他对它撒了泡尿。

这种行为艺术很有中国特色至少是深得钱钟书对艺术的参悟的精髓而走向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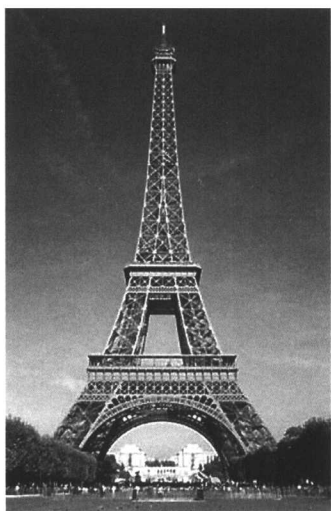


图8



图9

钱钟书先生对实用与艺术间的关系做过一个简明的描述：当初因用施艺，后用尽而艺存。这种解释用在明清的陶罐瓷盘上确是精辟，罕有人舍得将这些文物派上他们原初的实际用场，在不再使用而纯粹当成品玩之物时，它们确实消解了实用性而凸显了艺术性。钱钟书的艺术论断很有些像“用进废退”的进化论观点。不妨假设，我们的尾巴是因无用而退化的，如今用尽也未见谁把它当成艺术品悬于臀后，我们只把这硕大无朋的据说象征“幸福、进步、健康”的面具置于酒店面前，仿佛孙猴子化不去的尾，如此一来，它就不再像酒店而像是孙行者走投无路时所化成的那座古怪庙宇，只有二郎神的三只眼才能看得出这庙的尾性而非建筑性来。但孙猴子不过只是动物进化到人之间半荏子的产物，具有半兽半人性。据弗雷泽的分析，这种半人半兽的东西就等通于古代半人半神的。

这里有个巧妙的恒等关系，约减去等式两边的一半人性后那一半兽性恰恰等同于

神性了。

于是神性的获得途径似乎就是约减人性。

之四

斯大林有塑造神的工艺。

他有理由为具象辩护,他反对抽象艺术提倡写实主义的理由是当时的苏俄农村具有广大的文盲大众,所以具象写实的前提即是农村的也是文盲的需要。基于政治需要,他炸掉了高达102米高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而准备修建一个新的苏维埃宫,他看不上由勒·柯布西耶以及格罗庇乌斯等人设计的现代建筑而钦点了约凡·维斯宁的折衷主义建筑,并建议将楼顶上的无产者的群雕改为列宁像(图10)。要求的高度大约为40米,后来又加到80米到最后据说达到了100米。我不清楚里面是否有功能,因为它不曾实现,也就无从证实。

立在天子大酒店下面,仰视福、禄、寿三位老者栩栩如生的面皮,我有愿望也有机会考证那几只在阳光下有着些许积雪的硕大脑袋里有着怎样的功能(图11)?所以我不顾酒店服务生的否定答案,坚持要走上哪怕爬上也行。可是,没有楼梯没有爬梯,甚至天花上也找不到可以攀爬的任何洞口。我不能相信,这样的设计居然没使用脑袋——那么高且大的空间难道仅仅作作为美学道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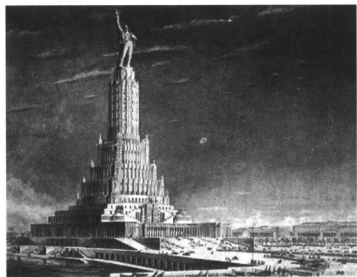


图 10



图 11

这真正可惜。

在西游记里,孙猴子真正从猴转变为行者的道具好象就是唐僧哄它(他?)穿上旧时的衣冠并戴上观音暗赐的金箍。如今细想来,唐僧的那套服饰显然不曾考虑过猴子是有尾巴的,因此套在身上不知合意否。反正在这套衣冠后面禽兽的模样是渐渐退隐了,并慢慢向行者进化,从而与二郎神也化敌为友。自此,尾巴?一直到它(他?)变成佛也不再被提及,可能真的没了。

之五

我突然想起几年前建成的五梁液酒厂的瓶楼,从高度与具象方面它与该酒店不分

上下。我还记得当时有位德高望重的建筑专家对它相看两不厌的惊奇惊绝。

所以，如何建造的问题背后的另一问题——建造什么——不可回避。

之六

从理智而言，我也希望二郎神能闭上它的三只眼漠视它。就像纽约那家画廊的管理者，对我们艺术家朋友的那泡尿的态度就是漠视。因此这一行为艺术就没轰动纽约，也没能载入史册。

在福祿寿巨大身影的北边，有一块更为巨大的空场，它们超出了酒店阴影所能控制的范围，在阳光下长满半人高的野草，在野草间，成千上万的麻雀叽叽喳喳的进行着鸟儿问答，也许它们才是自由的，才可以与我们讨论的东西无关，它们是热闹的，就像媒体一样，而我们在这热闹的外边，应该平静而沉默。

（注：本文原载于《a+d》，P64~66，雷尼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1/12）

身体与控制

人体、鞋子与宫殿

Allen Jones 在 1969 年制作了一件三联件作品“桌子、椅子、衣帽架”(图 1), 它们以仿真裸体作为桌、椅的基本骨架, 总让人陷入非非的联想。作品很可能只是对人体功能学所展开的波普化调侃, 但它们还是试图获得使用的舒适。那张由大腿与胳膊所支撑的桌子高度, 在用作茶几时还基本舒适(图 2)。而那张由裸体腹部与臀部的厚度所叠加的椅子, 就舒适度而言显然低了些。一个皮革的垫子虽然中断了人们直接坐在裸体臀部上的欲望, 垫子的厚度却帮助这把椅子获得一个坐起来比较舒服的高度(图 3)。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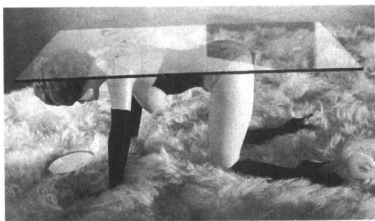


图 2



图 3

假如说, 这把椅子对使用者还存在着什么身体性危险的话, 那就是构成椅子靠背裸腿上的那双尖锐的高跟鞋。

许多年前, 我意外收到一双跟很高、皮很好的皮鞋, 这是一位差点成为我岳母的中年女士的馈赠。我清楚她在这双鞋的高跟里所表达的遗憾, 我愿意遵循她在那双高跟里所寄托的愿望, 可我实在不愿将日常舒适的行走变成芭蕾的辛苦训练。我用手头能找到的各种工具, 将那双鞋的高跟双双卸了下来, 双双套在脚上。让我吃惊的是, 一双卸了跟的高跟鞋就不再是鞋而成为刑具。如果高跟鞋的痛苦还能让人收腹挺胸、人模人样, 套上一双去掉高跟的鞋, 人体却只能以一种袋鼠般的前倾佝偻姿势才能保持平衡。尤其荒唐的是, 原先着地的鞋尖, 尽管尖锐, 但还能提供人体重量的重要支点, 而此刻, 它们如同古代帝王们凤鞋前面的勾头, 双双努力着要从地面使劲地翘起来, 一心要将我撬翻在地, 而我所努力维持的佝偻姿势就正好能看着它们奇怪的勾头模样。这模样, 我仅在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画的历代帝王图里才偶尔看过, 但那里的勾头起翘似乎另有功能, 据说是为了勾住那时流行而舒适的宽松长袍, 以免袍子落在地上弄脏或者绊倒自己。鞋本身应当还是厚软、正常而舒适的, 否则我们就难以想见秦皇汉